

清初名僧智朴（1637—1710），俗姓张，号拙庵，徐州人。他15岁出家，35岁结庐盘山（天津市蓟州区境内），构青沟禅院（后名盘谷寺），因深谙禅机而声名远播。

智朴交游广泛、诗词兼擅，且娴于丹青，有《红杏青松图》传世。题咏此图者不下千人，其中不乏朱彝尊、王士禛、纪晓岚、祁寯藻、曾国藩、翁同龢、张謇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叶恭绰等大咖。康有为曾称：“我国朝二百年名士殆题遍矣。”该图历经辗转，一度被始建于唐代的北京名刹崇效寺（旧名枣花寺）收藏，并奉为“镇寺之宝”。然而在其流传过程中，也掺杂着各式各样的虚构与想象。本文将揭开有关这张名画的若干谜团。

同一幅画各家记载不尽相同

在各家的记载中，对画作内容的表述不尽相同。如：“图画一老僧趺坐，上则松荫云垂，下则杏英霞艳”（清·震钧《天咫偶闻》）、“图中画一趺坐老僧，上则松荫云垂，下则杏英霞艳”（清·徐珂《清稗类钞·崇效寺藏青松红杏卷》）、“图中绘一老僧趺坐，上则松荫云端，下则杏英霞艳”（清·沈宗畸《便佳簪杂钞·青松红杏图》），此等笔记类著作之载述，多剿袭旧闻，人云亦云，然承袭关系隐约可见。

再如：“一老僧凭松而立，苍枝蚪亘，红杏夹之，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”（陈宗蕃《燕都丛考》）、“图中画一老僧打坐，作入定状，上面苍松荫覆，下则红杏霞蒸”（邓云乡《燕京乡土记·宣南古寺·崇效寺》）、“画面是一株红杏，一棵青松，松树下坐着一位虬髯和尚，正在参禅”（邓云乡《宣南秉烛谭·青松红杏图》）、“图中绘一僧人、一童子、一苍松、一红杏”（王元化《青松红杏图》），此数则较前之旧时笔记所述，增出沙弥（童子）手执灵芝、虬髯等若干细节，似更可信。

最离谱的，当属金受申《北京民间故事》（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）里的记载。该书所收的《崇效寺》故事称：“传说唐朝时有位老道，作了一幅四十丈长的《青松红杏图》，图上画有一老道伏于松枝间，眼望着盛开的杏花，表示他看破红尘之意。”在这里，图画的作者直接穿越到了唐朝，和尚变成了老道，原本“二尺宽的画幅”扩展到“四十丈长”，坐姿由佛门入定的“趺坐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“伏”。可见，此类民间传说的始作俑者，多据传闻附会，臆想联翩，天马行空，恣意发挥，定然是没有见过原图的。

《红杏青松图》几经易手，现存藏于首都博物馆。

“于工作之暇，观览、摩挲此图”的首博藏品部刘晓梅曾撰《关于智朴〈红杏青松图〉的几个问题》（《首都博物馆论丛》2011年卷）一文，称：“《红杏青松图》为设色纸本画作，图中一老僧倚松而立，苍枝遒劲，红杏云衬，一沙弥拱手持一芝立其下。”由此可见，以上所引应以《燕都丛考》所述最准确，编著者陈宗蕃或目睹过真迹。



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崇效寺曾收藏《红杏青松图》。

清初名僧智朴《红杏青松图》之谜（上）



首都博物馆藏智朴《红杏青松图》。

画面内容暗喻作者“兵败逃禅”？

世间景物万千，智朴为何不选其他，偏以红杏、青松入画，其中是否蕴含着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深意？

张中行就曾在收入《负喧琐话》的《崇效寺》一文中表达过自己的疑惑，谓：“我这次去有目的，是看《青松红杏》图卷。寺里招待的人很慷慨地拿出来，很粗的一个卷子，可见题咏之多。图画得平平。和尚画青松，取其坚而不惑，意思明朗。兼画红杏，何所取义呢？也许是以形象表示‘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’吗？总之，这是因怪而奇。”

一种观点认为，拙庵和尚是洪承畴的部将，戍守辽东，兵败逃禅，结茅盘山，绘此图，以松、杏暗指著名的松山、杏山之战，深藏着政治寄托。

这种看法流传了二三百年来。如，震钧《天咫偶闻》卷七云：“《青松红杏》卷子，题者已如牛腰。相传僧拙庵本明末逃将，祝发于盘山，此图感松山、杏山之败而作也。”王祖询《蟬庐日记》（1906年4月19日）曰：“索观《红杏青松图》，卷为洪承畴部某作。松山之役，承畴败降，某披薙兹寺，图之命意指杏山、松山焉。”徐珂《清稗类钞》“鉴赏类”所收《崇效寺藏青松红杏卷》载：“京师崇效寺僧藏有《青松红杏》卷子，题者甚多。相传僧拙庵

本明末逃将，祝发于盘山，此图感松山、杏山之败而作也。”杨钟羲《雪桥诗话三集》卷十一谓：“拙庵和尚智朴《青松红杏图》遗卷，新城、秀水、他山皆有题识。智朴，故洪经略裨将。松山、杏山战败，洪降，智朴为僧，图有不忘松、杏意也。”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的智朴小传中记述：“尝作小像坐松、杏间，名曰《青松红杏图》。或谓拙庵实洪文襄麾下士，文襄军覆，去而为僧。松、杏隐二山名，所以志也。”可见，清末民初这一观点占主流地位。

三人成虎，甚至连当时崇效寺的主持也把这段传奇故事当作信史来讲。著名学者王元化1992年拟就的《青松红杏图》（收入《王元化集》第七卷）一文回忆，抗战后，王老曾随他的父亲游崇效寺，得见此长卷，“住持云庵称，作画者为明末武将，国破后出家”。

清光绪年间探花俞陛云的《乐静词》、民国资深报人马芷庠的《北平旅行指南》、历史学家邓之诚的《骨董琐记》、香港掌故学家高伯雨的《听雨楼杂笔》、国学家夏仁虎的《旧京琐记》、书画名家周肇祥的《琉璃厂杂记》、民俗学家邓云乡的《宣南秉烛谭》、书法名家潘伯鹰的《小沧桑记》、考古学家徐苹芳的《考古剩语》，都对将军逃禅的事深信不疑。

画中暗含寄托当是后人附会

当然，有学者对上述观点嗤之以鼻。

晚清著名文人郭则沅（别号龙顾山人）在《清词玉屑》卷六中专设《青松红杏图无寓托》一目，谓：“或谓智朴为洪南安部将，累挫于松山、杏山，南安降，遂削发为僧，作图隐寓山河之痛，然历观题什，绝未有涉及其事者……余谓：盘山行苑所在，屡驻金舆，智朴果为遗逸也者，分当埋照幽岩，翛然世外，胡为卜隐于此？且观其迎壶进什，深邀宸眷，所书青沟御制楹帖，且自署臣僧，僧而臣矣，岂犹是殷顽抗节者？若青松红杏……初无寓托，后人特附会其词耳。”又在《十朝诗乘》卷十六中列《崇效寺丁香与青松红杏图》条目，曰：“智朴字拙庵，主盘山寺最久。圣祖临幸，屡和奎章，迭承恩赉，意不类前明遗逸……卷中名辈题咏甚夥，绝无涉及朱明者，可以为证。”《郭则沅自订年谱》亦坦言：“山人早岁游寺，见智朴所书圣祖御制楹联，自称‘臣僧’。盖是时方主盘山，以红杏、青松著胜，屡邀临幸，俗传其为洪南安部将者，诬也。”

今有学者据《（康熙）蓟州志》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等文献考证，得出智朴生于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的结论，详确可靠。而拙庵身世传闻所涉之松山、杏山之役，即明军和清军之间的战略决战——松锦之战，发生在明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（1640—1642），历时两年。此役之后，明朝已回天乏力，濒临灭亡。

若按照古人通用的虚龄计算方法，战争起始时智朴只有4岁，一个孩童绝无可能充当边防武将。且据画作后诸题跋，知《红杏青松图》绘于清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，此时距松锦之战已过去近半个世纪，连清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圣祖玄烨敕赐“盘谷寺”额都已成为十数年前的往事。实在难以想象，一个备受清廷恩宠、一生结交名流巨宦、名噪京华、身后乾隆帝钦赐进士出身并为其重修墓地的和尚，会是一个“抗清明将”？所以，画中的所谓政治寄托，当是后人附会，并无可靠的文献依据，亦经不起事实的检验。赵韡文/供图